

非凡感觉 清纯手记 流星花雨 轻舞浪漫

流星雨

Meteor Rain

流星花园续集

原著：神尾叶子

译著：言旭

校园
浪漫
爱情

F4 联袂主演

凤凰卫视近期首播



天很蓝 风吹着白衬衫

快乐也像涨满风的帆

抱着你 感觉那么自然

不必客气 你随时可以去依赖

像这样 靠着我

不管你明白不明白 我已确定了答案

「经典漫画小说」

责任编辑:金永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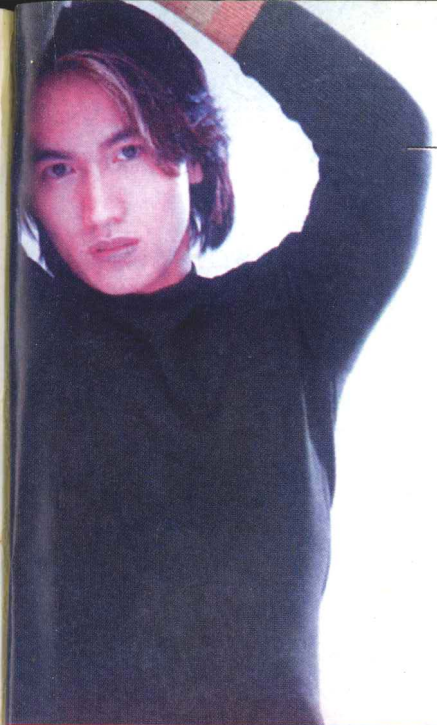
责任设计:张沐沉

经典漫话小说

流星雨.

出 版	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邮编:133002
印 刷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大 32 开(850×1168 毫米)	字数 22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印张 10 印张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634-1198-4/G·189	
定 价	18.80 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流星魅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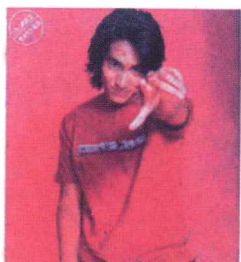
言承旭



暴红艺人 流星魅影



“暴龙”言承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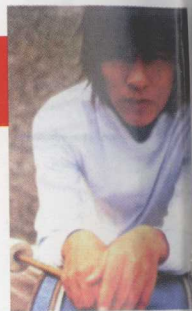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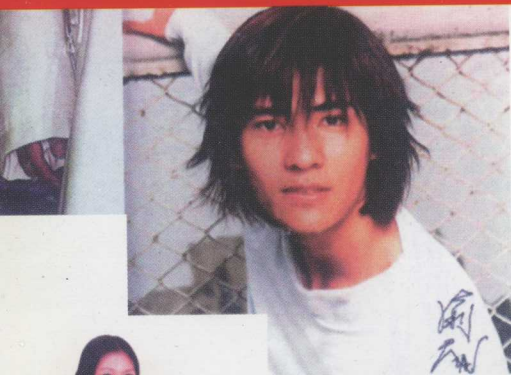


周渝民

周渝民一身白色酷装，看来就像是白马王子般鲜明。



暴红艺人 流星魅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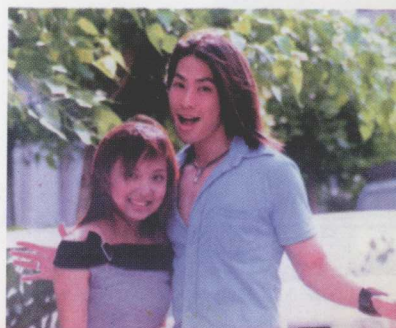
↓ F4的演唱会吸引许多歌迷捧场



流星魅影

吴建豪

吴建豪能歌擅舞，在演唱会中率先登场稳定军心。



暴红艺人 流星魅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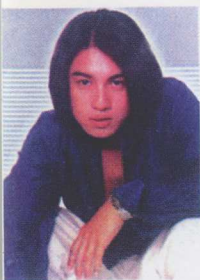


吴建豪(右)活泼好动，面对摄影记者落落大方，
反而是一旁的工作人员急忙帮他挡脸。



流星魅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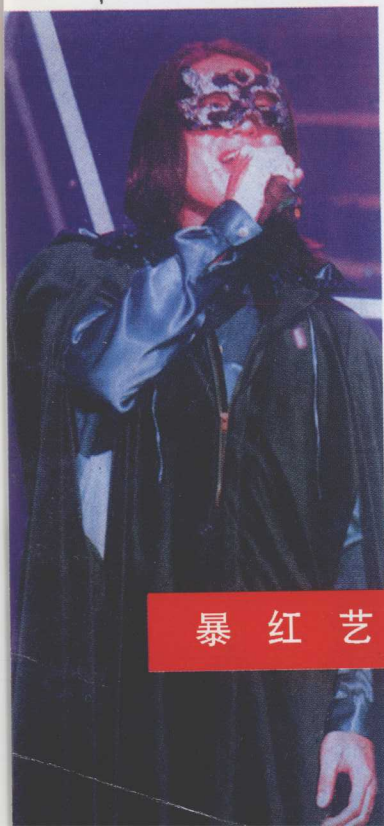
朱孝天



F4和大S →



↓ 朱孝天的演唱功大不俗



暴红艺人 流星魅影

34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道明寺和杉菜就是这样一对欢喜冤家。他俩同是英德学校“乐韵山庄”的成员。前者高傲自负，后者外刚内柔。柔情似水的碰撞和摩擦悄然点燃了爱火。就在两人都在暗恋着对方的同时，一个热情似火、奔放如潮的女孩闯入了他们的爱情生活。于是，一男二女那种常见的三角恋情故事终于迸发出温馨和痛苦的甜蜜。既有大胆倾慕的快乐，也有羞涩掩藏的痛苦，既有在漫天飘雪中翩翩起舞的浪漫情怀，也有于爱情和友谊间如何独特的矛盾心态。于万千的情感挣扎中，抒写出一种少男少女间的曼妙情怀。

2
X

责任编辑:金永彪

责任设计:张沐沉

经典漫话小说

流星雨

出 版 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邮编:133002

印 刷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大 32 开(850×1168 毫米) 字数 22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印张 10 印张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634-1198-4/G·189

定 价 18.80 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1

我

从钟楼上往下看，给大风一吹，赶紧缩回来。“哗，好高！”

“喂，不是叫你别从窗口向外看吗？”西门叫：“看见了什么？”

“看见什么？下面是树林，除了树叶还有什么？”我摊摊手。“你怕我摔下去么？别怕，西门，掉下去死不了的，下面的落叶堆得比你还高哩。”

“不是落叶！是人！有没有看见？”他十分紧张。

“人？没有。”

他有点失望，但又像庆幸般松口气。“还好。”

他转头搬着乐器，我疑惑地望着他：“下面是学校的小树林，即使有人也不稀奇啊？”

“你中五才转到这里来，难怪不知道！”西门说：“听过‘奥尔佛士之窗’的传说吗？”

我摇头。“没听过。”

“那是个希腊神话。传说阿波罗的儿子奥尔佛士是个热爱音乐的国王。他弹得一手好竖琴，能令万物迷醉于他的琴声中。可惜他的妻子维丽凯太漂亮了，冥王因妒忌而将她掳进地府。奥尔佛士哀求冥王释放他的妻子，并弹出悲惨的乐曲，冥王终于

准许他把维丽凯带回人间。但条件是在他回到人间之前，绝不可回头看妻子一眼。可惜，就在回到人世间出口的大门时，奥尔佛士忍不住回头看了妻子一眼，维丽凯瞬即被带回冥界。奥尔佛士千哀万求，始终不能改变事实。他在绝望中把自己关进一座古塔里悔过，自暴自弃地等着死亡来临。”

两个人影刚在钟楼下走过，一个不知说了什么，另一个抬头看看钟楼，但树荫太浓密，没法看见面孔，只隐约瞥见两个身影，一个高瘦，一个较娇小。

蓦地，我从林梢中看见一双眼睛瞪着我。可能受了传说影响，我一惊，闪身躲在窗旁，是谁？那是谁？

半晌，我再探头出去，他们已经走了。从衣服来看，像是一男一女，但从身影来看，又像是两个女孩子——

“阿寺”

我吓一跳。“嘎？”

“干嘛呆了？下面有人？”

“不——不是。”

“神父是否叫我们拿这些？”他指着一列排好的古旧乐器。“这么古老的东西还藏在这里，真亏他想得到。”

“你别说，神父把它们当宝！若不是学校开放日，他才不肯借出来。”

“也只有我们赤庄主，神父才肯卖这个人情。”

“别卖口乖，”我帮忙拿起一个有半个人身高的桃木竖琴。“小心点，一会叫 Eric 上来帮忙。”

踏着铺满灰尘的木板楼梯，脑中浮起刚才那双眸子，那是谁？是本校学生吗？是男或是女？我们会像传说中的结局一样吗？

我

从“影舞社”匆匆赶回学校，再跑进礼堂的后台，从汽水机买了一罐健恬可乐，二话不说便咕噜咕噜地喝个痛快。

西门在替钢琴作最后调音，看见了我：“庄主！”

我按停 discman，除下一边耳筒，拭拭嘴，依然觉得口渴。
“西门，别搞那钢琴，昨晚我已将音调好。”

“啊，真的？”他立即缩手。“这方面你比我棒，信你！”

我环顾后台，也许因为比赛定在星期六下午，所以参赛者特别多，每个角落都挤满人，大部分都是准备上台唱歌的选手，吱吱喳喳地吵过不停。几个“乐韵山庄”的会员也在义务充当临时伴奏。音乐声、歌声一时间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我再将半罐可乐倒下肚，干涸的感觉才消失——连续跳了三小时的舞，不渴死才怪哩。

“道明寺，原来你躲在这里，干嘛不出来帮忙？负责伴奏的人不够，很多参赛者还未作最后练习！”秘书杉菜有气没气地跑过来，指着我吧啦吧啦地说着。

我边喝汽水，边向她摇手。刚才排舞已经累得要死，午餐还没吃，我只不过是来瞧瞧有多少参赛者罢了，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

杉菜将背后的女孩一把推到我面前：“她叫凯妮，还没有人帮她伴奏，你帮帮忙，和她练习练习吧！”说罢，便跑得没了踪影。

我无可奈何，低头望着凯妮的鞋子，黑色水牛皮，是 Guess 的招牌货，既昂贵又不耐穿的。我暗暗笑着，又是个招摇的有钱小姐。我将 discman 放好，在钢琴前坐下，依然没正面看她，只淡淡地问：“唱什么歌？”

“调子。”我问她。

“F……F 调。”

“是不是这个？”我随手在琴键上一扫，铿锵的琴声如行云流水般倾泻，我感到周遭喧哗的人群顿时静下，也听到其中两个女

生在窃窃私语，不知在说什么。

“是不是这个？”我再问一次。

“啊——是是，是！”她如梦初醒，方才仿佛置身野外草原，顿觉回归大自然，好不舒畅；她暗地赞叹，有这般造诣却这般的年轻，真难得！

“好，开始练习！你——你叫什么名字？”糟，我又忘了她的名字，除杉菜外，我总是不能记起女孩子的名字，但长达十多个字的歌名我却可以背得滚瓜烂熟。

凯妮呆了呆，没反应。我不好意思再问人家，唯有转身查看贴在墙上的出场次序表，希望找到她的名字。

“凯旋而归的凯，小妮子的妮。”她终于开腔了。一双眼睛含情地盯着我不放，低声问：“你……你也是充当临时伴奏的？”

我蹙蹙眉，想起一些较害羞的女孩子，常常这样呆呆地盯着我，好像我脸上开了花似的。我没理她，开始弹起她的比赛曲子。

弹了几句，依然听不到她的歌声，我抬头愕然看着她。“为什么不唱？”

这次，我正面看到凯妮。

她似乎被我看呆了，原本紧张的眸子瞪得更大，张大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

怎么？我怎地吓到她了？只不过瞧她一眼罢了。大惊小怪，杉菜就不会这样。我低头继续弹：“从头再开始吧！”

她幽幽叹口气，开始唱着，怎知一开腔便走调了。

我重弹她走调的那句曲子。“再来一次。”

她紧张地应了一声，怎知一开腔，又再走调。

如是者，反复试了数次，依然不成功。

我板起脸，停了手——这样子也来参加歌唱比赛？

她大概被我的脸色吓倒了，口中唧唧哦哦，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对不起，我……我太紧张了……我……我”说到最后，脸

已涨得通红。

我放松紧绷着的脸，尽量将声线放柔：“不要紧，我们再来。”

她点点头，双手紧握，两脚站得直直的。头微昂，眼睛紧张地瞪着天花板。全身仿如一张拉紧的弓，立即会断裂似的。

“放松点。”我不忍看见她这个模样，换个较舒适的坐姿，拍了拍身旁堆得高高的纸皮箱：“来，身子挨着这里，但不要坐。”

她像尊雕像般走过来。

我徐徐弹着钢琴，脚打着拍子，嘴哼着调子：“来，先哼哼调子，轻松点，这位歌手的歌很容易唱的。”

她看着我，脸上的红晕还没退，但紧绷的神经已开始放松。

她小声哼着，头随着拍子微微摇晃。

我一边轻声附和，一边留心听。不错，她的声底很好，轻柔婉转的，或许刚才太紧张了。

就是这样，我们开始正式练习。她亦回复状态，一次比一次唱得好。

比赛其实已经开始，我停了手，说：“可以了。比赛已开始，你也听听别人的唱法，参考参考。”

她一愣，指着自已：“不练了？”

“不练了，看，再下一个就轮到你了。”我把琴盖合上：“准备出场吧。”

她好像还想说什么，眼神又开始紧张。我不容许她再这样，拉起她的手，便匆匆走出后台。

她身子重重一震，我把她一直拉到舞台旁的布幔后站定。看着台上的演出者，口中才漫不经心地问：“你觉得冷？”

她垂下头，声音比蚊子还小：“不是。”

“那就行。”如雷的掌声四起，台上的参赛者鞠着躬，幕徐徐垂下。我赶紧拉起她的手，跑出台中央。

她的身子又抖一下，被我发觉了，转头问她：“你怎么发抖？害怕吗？”

她瞪着大眼看我，眼神闪烁不定，头摇得像筛糠似的：“不，不，不是，我——”

“别吵，开幕了！”幕开始升起，我在钢琴前坐好，掀起琴盖，凯妮僵硬地站着，机械地转过头来，我向她点点头。

全场灯光转暗，所有光线集中在台中央。

礼堂里鸦雀无声，我随手一扫，琴声像流水般泻出，观众席上立时传来一阵轻微的掌声。

蓦地，一阵仿似被削尖的声音，突兀地插入音乐中，我手一震，差点心脏病发作。



比赛完毕，后台传出争吵声。

“我早就叫她不要太紧张，刚才在后台还练得好好的，我怎知道她一上舞台就怕得不得了？”我合好琴盖，拿起 discman，准备放回运动袋。

怎知杉菜走过来，一把抢过我的 discman，我吓得大喝一声：“别碰我的 discman！”

“你心里只有 discman！既然你热爱音乐，为什么不帮助那些音乐水平比你低的人？况且咪咪的歌唱得不错，她又不是第一次比赛，不可能突然那么差劲！”杉菜一手叉腰，一手拿着 discman，气呼呼的：“你没尽力！”

“把 discman 还我！”我心急如焚。

“怎么！没有 discman 你会死掉吗？亏你是‘乐韵山庄’庄主，但你自己看看，你哪一点像庄主？孤僻、冷傲、沉默寡言——”她一口气说个没完：“所有大小事务，差不多全由我做。唉，我这个苦命的秘书！”

“把 discman 还我！”我仍是那句话，语气已开始不友善了。

凯妮站在旁边，把一切看在眼里，她走过去，将杉菜叉在腰

旁的手拉下：“算了，杉菜，是我不好，和道明寺无关，我的确唱得不好——”

“别帮着他，你知道吗？他差不多每次帮人伴奏比赛，那人一定夺魁而回。就因为这样，我才在最后关头将你推给他。你歌唱得好，他伴奏出色，天作之合！哪知——”杉菜举起 discman，作势要摔坏它。凯妮急得惊叫：“不要，杉菜——”

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抢回 discman。“你说什么，我不在乎，就是不能碰我的 discman！”

我转身仔细察看 discman，确定没有刮花的痕迹，才放进腰间的小皮袋中。

“看看你！看看你！”杉菜对我怒叫：“难道你不能宽容点，声线柔和点地对人说话吗？脸孔漂亮有啥用？永远一副包公脸，别人一有差错，马上凶巴巴的，本想和你交个朋友的都给吓跑了！”

“你别血口喷人！我……我哪有仗着脸孔漂亮了？”

“总之，你瞧不起人！”

“我没有！”

“你没有？那你说，你记得凯妮的样子吗？”

我瞄凯妮一眼。“我只负责伴奏，为什么要记着别人的样子？”也不理别人诧异的目光，戴上耳筒，大踏步离去。

我

气冲冲地走出礼堂。她什么样子,与我何干?又不是相亲!我心中喃喃说着,那个凯什么的同学——我摔摔头,老毛病又来了,怎么总是忘了女孩子的名字!那个凯什么十足是一朵受保护的温室小花。我不怕和杉菜吵,反正我们也吵惯了。杉菜其实没说错,乐韵山庄若少了她,真不知该怎样应付那堆新来的女学员。杉菜埋怨都是因为换了我这个新庄主,才有这么多“女”学员老远也跑来参加这“乐韵山庄”。我溜溜眼睛,笑了起来——杉菜可是妒忌了?哈哈!

我急步走着,经过礼堂旁的篮球场。九月的艳阳天,晒得篮球场又热又刺眼,加上一群正在球场厮杀得难解难分的篮球队员,气氛更加热闹了。

我在场边的石砖路上默默走着,球场上传出喧哗的叫嚣声。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步履细碎且落步犹豫不定,一定又是那些慕名的“女”学员了。我加快脚步,得尽快甩掉她们才行。

这时,球场内爆出一下惊呼:“糟,篮球飞出去了!”

“阿寺,快走!”

我还未弄清楚怎么一回事,猛然瞥见一团黑影迎面飞来,我敏捷地闪身避开,球重重撞在我身旁一根石柱上,再向身后弹去。球场上的人群亦向四处走避。

“阿寺,你怎样了?没打倒你吧?”一个身穿篮球衣的黑个子跑来,大惊失色地站到我面前,在我系在腰间的小皮袋上不停抚摸,一边急切地问:“没事吧?没撞坏吧?”

我拍他一下,笑着叱骂他:“去你的,你该问我才对,怎么轻薄我的 discman?”

“哎呀,我伟大的阿寺啊!个个都知道你的至爱是 discman,不,该说这 discman 等于你的生命,要是 discman 完了,你也就跟着完蛋了!”黑个子一边呵护着 discman,一边还作状抚摸它。我忍住笑将他推开:“好了,我汗毛都竖起了!”

“怎样?比赛完了?你又收了多少个人室弟子?”黑个子依

然笑嘻嘻的，雪白整齐的牙齿与深棕色的皮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严重警告你，美作先生，你再口没遮拦的话，小心我一脚把你踢回球场去。”我板起脸。

“我说事实啊！”美作见势头不对，立刻陪着笑脸：“好好好，不说，你是被迫的，你才是受害者！”

我瞄他一眼。“也不抚心自问，上次水运会谁替你拉来这么多呐喊助威的‘女’啦啦队员。”

“是是是，总之，从认识你到现在，我总是拗不过你的——”美作还没说完，刚才“肇事”的那个篮球溜溜地滚回他脚边。

我抬头却看见那个凯什么的女孩子正蹲在地上，不知在捡什么。

我搭着美作的肩膀。“你一定吃了豹子胆了，竟敢在我‘乐韵山庄’头上动土。看，你撞跌我秘书的眼镜！”

“你不必唬我，杉菜知我不是故意的。她才不像你那么难侍候！”他一边笑着，一边匆匆走过去：“对不起，杉菜，啊——”他低头望着一堆碎玻璃和一个压扁了的金属镜框。

“真对不起，杉菜，我不是故意的，我赔你一副眼镜好吗？”美作见杉菜掩着脸不出声，于是低下头问她：“怎么了？杉菜？”

“别碰我！”杉菜依然紧张地掩着脸。

“杉菜，你别吓我，没事吧！”美作害怕起来，捉着她的手要拉下：“没事的……只是玻璃碎了吧……你——莫非被镜片割伤了？”

“哇！别碰我！别碰我！”

美作愈拉她的手，她愈是害怕，美作更怕了：“阿寺！阿寺！你的宝贝秘书——”

凯妮跑过来，拉开美作的手：“让我来。杉菜，你没事吧？”

她一边安慰，一边移开杉菜的手，轻呼起来：“糟，流血了。”

“什么？”美作吓得跳起来：“快，快去医务室！被细菌感染可